



在暂停了两年后,2024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一反在每年1月举行的惯例,首次在盛夏召开。

6月24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两院院士与科技工作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一次“三合一”的会议——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这也是国家科技奖励大会首次与两院院士大会同期举行。

早在两个月前,在北京召开的一次院士会议上,科技部副部长阴和俊表示,“评这个奖还是有很大的压力”。一位参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回忆,他说这句话的背景,是“担心打招呼的情况不好处理,评出来的奖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阴和俊口中的“这个奖”,是指国家科学技术奖,具体包括五大类。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与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奖励对象是人,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与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选的是项目,后者也被统称为“三大奖”。

此前,国家科学技术奖每年评选一次,一般在次年1月举行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公布结果。但2021年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推迟了10个月才举行。此后两年,国家科技奖的评选工作按下暂停键,直到2023年底重启。

### “坚持国家战略导向”

国家科技奖的评选为何暂停了两年?作为科研管理者,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韩生从一系列变化中嗅出了一些端倪,“国家对奖励制度的效果一度是不满意的”。多位受访者也认可这一点。

在本次奖励大会召开的1个月前,《国家科技奖励条例》迎来自1999年颁布以来的第4次修改。

修改后的条例,突出强调了党中央对国家科技奖励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并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应当与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和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紧密结合”前,补充了一句“应当坚持国家战略导向”。

在官方通报中,此次评奖重点工作的第一项,就是“坚持‘四个面向’(即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把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并作出创造性贡献作为提名和评审的重要

原则,围绕国家战略需要,优化评审组设置和评审委员会专家构成,强化重点领域”。

除了强调评奖导向,奖项申报规则也需要调整。2018年前,申报国家科技奖时采取推荐制。多位受访者表示,由于推荐名额受限,实际申报时存在推荐门槛。

李志民曾长期担任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组织教育部推荐国家科技奖的申报和评审工作。他指出,在一些省市或部委,是“由行政部门分配指标”,这就可能导致“行政力量在主导,竞争并不充分”。

一位接近科技系统的人士举了个例子:一位高校校长的项目获得了省里推荐,同校二级学院院长的项目未获推荐,但通过部委渠道拿到了推荐指标。最终,校长的项目落选,院长的项目获得国家科技奖。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贺贤土,三次获得过国家科技奖,并曾是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审委员会委员、物理组组长。他表示,过去“打招呼打得太

## “应当坚持国家战略导向” “三大奖”重启: 继续瘦身,获奖更难

厉害”。在他看来,如果受人之托把水平低的项目评上去,“这首先是科学道德问题”。

### “最重要的就是机会”

改革势在必行。2023年12月6日,科技部正式印发了《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办法》,从而替代了2017年由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印发的《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制实施办法(试行)》。此次国家科技奖的评选,就依照该办法实施。

奖项申报的规则,已经在2017年从“推荐制”改为“提名制”。

根据试行版方案,具有提名资格的专家学者包括:最高奖获奖人;两院院士;2000年及以后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及以上,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含创新团队)及以上的第一完成人。

与试行版相比,2023年的《提名办法》中,提名专家资格条件没有变化,但对专家联合提名的人数要求有所提高。由此前3名院士或第一完成人可提名1项国家科技奖,调整为3名院士或5名专家(院士或第一完成人)。

此外,提名专家每人每个评审周期可以提名1项国家科技奖,同时不得作为同年度国家科技奖候选人。

在李志民看来,推荐制有指标数量的限制,这会限制很多人报奖的可能。在实行提名制后,一定程度上破解了推荐工作不规范的地区和单位存在的问题。增加了专家学者提名的渠道,报奖机会多了一些,而“公平最重要的就是机会”。

此外,多位受访者称,这次报奖时除“一等奖”“二等奖”外,还可勾选“一等奖或二等奖”。

有知情人士解释,这样的调整,解决了原本剑指一等奖的项目在落选后,连二等奖也评不上的窘境,从而避免出现

“好项目没评上”的情况。

### 评审时间压缩

名额紧张,是国家科技奖重启后韩生最直接的感受。

在他的印象中,2020年度国家科技奖评选,上海市“给的名额比报的项目多”。但这次只给了地方高校2个名额,竞争激烈,“能从上海推出去就很难”。

此外,评审时间也发生了变化。

据接近科技系统的人士介绍,在收到申报材料后,奖励办会先开展形式审查。在此后的初评环节,对三大奖进行网评和会评。

过去,网评一般在4月中下旬,将项目根据学科分成若干小组。考虑到有人无法参加的情况,评审专家按所需评委数量的3倍在专家库里随机抽取。根据分数从高到低划线,筛掉50%左右的项目。会评基本提前10天通知评委,组织专家在北京进行视频答辩。

但这次时间压缩了不少。

前述人士说,网评时间从7天缩短到4天。会评从提前10天通知评委,改为提前4天左右,持续时间从15天变为10天左右。在他看来,此举是为了约束评委和报奖人,让报奖人来不及搞活动,“不要去找评委打招呼”。

### 竞争更加激烈

随着提名数量的增加和奖项数量的减少,国家科技奖

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

一位科技奖励制度研究者说,国家科技奖励既是一种荣誉制度,又是核心的评价制度,“所以大家看得很重”。尽管提倡“破五唯”,在现实中终究需要评价的标尺。获评国家科技奖需要过关斩将,作为评价的尺度相对公平。

拿到国家科技奖后,会带来职务职称、申报项目、评选院士等方面的连锁反应,用他的话说,“这是一个杠杆,能撬动更大重量的东西”。

在这一背景下,韩生担心获奖难度的增加导致恶性竞争,“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他认为,竞争保持在适可而止的程度上,对进步是有利的。但如果竞争过于激烈,难免“有些不好的行为发生”。

韩生曾两次参与国家科技奖评审。在他的印象里,“一些项目得完奖之后就没有消息了,因为经不起推敲,本身没有生命力”。

同时,有些项目之前就拿到不少奖,他认为评审时更应该判断那些在科学领域“将发生未发生”的潜力项目。

贺贤土则表示,要淡化评奖的作用,这并不决定一个人的学术水平。获得国家科技奖是一种鼓励,“鼓励在原先的基础上,做出更高水平的成果”。

杜寒三



24日,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会场上,国家技术发明奖的获奖者们上台领奖。